

朝花夕拾

守望秦岭,不仅是为了生态保护,为了我们的后世子孙有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守护我们的精神图腾,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空间和心灵家园。

守望秦岭

徐祯霞

巍巍大秦岭,在中国的版图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龙脉,它不仅仅是一座纯粹的山,还是融中华文明与历史于一体的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秦朝,就是在秦岭脚下建立起来的。自此,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更迭,它可以说是见证了整个华夏民族的发展史,从横向说,它划分了中国的南北,从纵向说,它让一个民族顶天立地,让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永远地挺立在世界的东方,光照千秋。

通晓《道德经》的人都知道,这部震古烁今的伟大典籍,就是在秦岭脚下的楼观台写就的,老子李聃入函谷关,受函谷关关令尹喜盛邀,坐轿讲道,并将所讲所悟写了下来,写好之后,老子便骑青牛离去,据传说其进了秦岭山中,自此,再也没有出世,有人便说,牛背梁为何如此奇特,光溜溜的若一个形似牛背的山,就是因为老子的青牛入山后坐化,成却此山,牛背梁也便有了神秘和玄幻的色彩,青牛幻化成山,老子呢?是化了仙,还是入了寺和观?只是老子自此通世再不复出,终没一个定论。但是因为老子李聃,让秦岭这座浩瀚的山又充满了无限的传奇色彩。

来过,爱过

木汀

一定是火赋予的生命,因此一个易燃的生命以火告终

正是岁月和时光的中央,隔着一面照耀彼此的镜子所以,每个生命——有了彼此的形态

顿悟,万物皆是空相是因为爱过也因为,来过

有生命的地方,必有火有火的地方必有生命

呜呼,镜子一边的火已经熄灭而另一边的火,依然在我心里跳跃

呜呼,这镜子——这镜子面对苍天,面对苍生,我此生又何以面对!

只有最深处的火,才能容种子的发芽、破土、病痛生长与欢乐、幸福与忧愁、相拥与离别

火的真相是苍天所有的生命都淬火而生



徐建军摄

花开时节

只有亲历过洞中的憋闷,才能体味到这“大平原的村外”是何等辽阔旷远;也只有体验过战争的紧张惊险,才能深悟此刻孙犁的心情如“雨过天晴”般的舒爽和愉悦……

追忆大家

侯军

新闻观念的演进,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记得20世纪70年代,我初入新闻记者行列时,领导和老师都一再强调写新闻要“客观公正”“尽可能不带主观色彩”。因此,当时写稿是倡导“无我”的,似乎在报道中一旦“有我”了,就会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随着新闻传媒步入信息时代,新闻观念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新闻不再拒绝“有我”。近来,我发现一种被称为“沉浸式报道”的时尚观念日渐风行。我在“百度”搜索了一下,比较标准的答案是:“沉浸式报道是一种以第一人称叙述让观众获得新闻故事和情形的报道生产形式。也就是说,沉浸式报道旨在让观众有置身于故事之中的感觉,因此称之为‘沉浸式’”。

读罢,我立即想到了孙犁先生的名篇《游击区生活一星期》。当年孙犁先生所写的,不就是一篇典型的“沉浸式报道”吗?

□

在《游击区生活一星期》的结尾,作者标明“1944年于延安”。据此推断,这应该是孙犁初到延安时的作品。因为在文章的开头,作者清楚地写明:“1944年3月里,我有机会到曲阳游击区走了一趟。”可见,这是他在奔赴延安前夕的“采访实录”。就其新闻时效性而言,应该说还在“保鲜期”里,尤其是对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读者而言,孙犁所写皆是冀中抗日第一线亲历新闻的新鲜事儿。

文章一开头,孙犁就切入了主题:“我对游击区的生活,虽然离得那么近,听见的也不少,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例如对于‘洞’,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但是到了曲阳,在入洞之前,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就是一个大笑话。”

孙犁所说的“洞”,就是后来因电影《地道战》而广为人知的“地道”。在本篇中,“洞”成了他在游击区生活的重点,自

然也是文章的亮点——

文章第三节的小标题就是《洞》。作者写道:“可以明明告诉敌人,我们是有洞的。从1942年5月1日冀中大‘扫荡’以后,冀中区的人们常常在洞里生活。在起初,敌人嘲笑我们说,冀中人也钻洞了,认为是他们的战绩。但不久他们就收起笑容,因为冀中平原的人民并没有把钻洞当成退却,却是当作新的壕堑战斗起来,而且不到一年又从洞里战斗出来了。”

接下来,作者的“沉浸式报道”就上演了——“村长叫中队长派三个游击组员送我去睡觉,村长和中队长的联合命令是一个站高哨,一个守洞口,一个陪我下洞。于是我就携带自己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这一次体验才使我知道‘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形’……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的。”

而对于“进洞”的过程,堪称是“沉浸”的典范,孙犁写得更加真切——

他们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间。在灯影里立刻有一个小方井的洞口出现在我的眼前。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火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我进去,用蛇形的姿势入了横洞。

……

说实话,我们以往对“地道”的了解,皆出自影视片的“再现”,包括我自己,从未想到“进洞”原来如此艰难。而读着孙犁先生对自己进洞过程“从身体到心理”的精细描述,我们仿佛也在窄不容身的地道里,头朝下折转了一回。这样的直击和沉浸,把读者完全带入了彼时彼刻的景象之中,其现场感和体验性,确是一般的客观叙述所无法达到的。

□

更为难得的是,孙犁还真切地描述了一次敌人突然来袭,他随着乡亲们一起

“进洞”的惊险经历——

那天我们正吃早饭,听见外边一声乱,中队长就跑进来说,敌人到了村外。三槐把饭碗一抛,就抓起我的小包裹,他说:“还能跑出去吗?”这时村长跑进来说:“来不及了,快下洞!”我先下,三槐殿后。当我爬进横洞,已经听见抛土填洞的声音,知道情形是很紧的了。爬到洞的腹地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坐在那里,她们是从别的路来的。过了一会,三槐进来了,三个妇女同时欢喜地说:“可好了,三槐来了。”

从这时,我才知道三槐是个守洞作战的英雄。三槐告诉女人们不要怕,不要叫孩子们哭,叫我和他把枪和手榴弹带到第一个豁口去把守。

……

孙犁写他随着三槐“守豁口”,这一笔既是一个铺垫,也是一个转折。接着,孙犁以三槐自述的口吻,讲述了他那次“守洞作战”的真实故事——

“那是半个月前,敌人来‘清剿’,这村住了一个营的治安军。这些家伙,成分很坏,全是汉奸汪精卫的人,和我们仇,可凶得很。一清早就来了,里面还有内线理,是我们村的一个坏家伙。敌人来了,人们正钻洞,他装着叫敌人追赶的样子,在这个洞口去钻钻,在那个洞口去钻钻,结果叫敌人发现了三个洞口,最后,也发现了我们这个洞口,还是那个家伙带路,他又装着蒜,一边嚷道,‘哎呀,敌人追我!’就往里面钻,我一枪就把他打回去了……”

在这里,孙犁还采用冀中方言,把三槐绘声绘色讲述他与伪军连长隔着洞口的一大段对话,如实记录下来。在那一大段“自述性”文字中,孙犁一直是一个冷静的记录者,不加任何评述和描写,全凭“亲历者”三槐以非常出彩的方言土语,演绎出当时敌我双方的对峙和结果,同样展现出身临其境的“沉浸”效果。

在这一节的结尾,孙犁又以三槐的一段质朴而动人的话语,收束全文,三槐的那段话,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却足以让读者跟他一起,“眼里出了汗”!

会不到的,可一旦深入其中,便会眷恋不已,甚至舍不得离开,这也是近几年众多外地人在柞水买房置业的原因。

生活在秦岭脚下的人们,能够依山而居,能够傍溪而乐,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这或许是诸多柞水人舍不下美丽的秦岭,舍不下柞水这一片碧水蓝天的缘故吧,或许此生,做不了别的,那么就做一个秦岭的守护人吧,守护好这片青山绿水,守护好这片故土家园,让天永远蓝蓝的,让水永远清清的,让万物自然地消长,让鸟儿自由地飞翔。这是秦岭脚下所有的人的梦想。背靠一座大山,任是时光荏苒,心中也总是青枝绿叶,蓬勃着生命中永恒的春天。

守望秦岭,不仅是为了生态保护,为了我们的后世子孙有好的生活环境,也是为了守护我们的精神图腾,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空间和心灵家园。当一座青葱的山永远倒映着碧水蓝天,我们可以在透明的阳光下自由地呼吸和行走,那该是人类共同的守望与愿景。

(作者简介:徐祯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获得者,陕西省百优文化人才,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作品创作作家,已出版著作《烟雨中的美丽》《生命是一朵盛开的莲花》《月照长河》等。)

围绕着游击区的这些“洞中日月”,孙犁并不回避自己心情的“阴晴云雨”——

先是写到“由阴转晴”,他写道:“过了几天,因为每天钻,有时钻三四次,我也到底能够进到洞的腹地;虽然还是那样潮湿气闷,比较起在横洞过夜的情景来,真可以说是别有洞天了。”

接着,写到“阴晴不定”：“我们俩(指三槐)就住在一条炕上,炕上一半地方堆着大的肥美的白菜。情况紧了,我们俩就入洞睡,甚至白天也不出来。情况缓和,就‘守着洞口睡’。他不出我出门,吃饭他端进来一同吃。”

经过这几层铺垫,孙犁终于等来了与三槐一起出村散心的“艳阳天”——而这个心情的“艳阳天”,却要“等到天黑”才到来。孙犁先生这一段《村外》的文字非常精彩,时常被现今的老师们在讲解孙犁文笔的课堂上引用——

在洞里闷了几天,我看见旷野像看见了亲人似的。我愿意在松软的土地上多来回跑几趟,我愿意对着油绿的禾苗多呼吸几下,我愿意多看几眼正在飘飘飞落的雪白的李花。

他看见我这样,就说:“咱们唱个歌儿,不怕,就冲着燕赵的炮楼唱,不怕。”但我望着那不到三里远的燕赵的炮楼在烟雾里的影子,我没有唱。

只有亲历过洞中的憋闷,才能体味到这“大平原的村外”是何等辽阔旷远;也只有体验过战争的紧张惊险,才能深悟此刻孙犁的心情如“雨过天晴”般的舒爽和愉悦。跟着孙犁的笔触,似乎也能感受到彼时彼刻孙犁“出洞见天”的心境——啥叫“沉浸式的战地体验”?我想这就是了!

孙犁先生写作这篇文章时,自然不会想到当今的时堪理念,他不可能先知先觉。然而,写作从来就有规律可循,而“引人入胜”“亲临其境”等,自古就是为文者最看重的一条“铁律”。新闻观念愈是与时俱进,愈是应该接近这条“铁律”——孙犁先生只不过是近80年前,在自己的这篇战地特写中“先行一步”!

春华秋实

她们与竹丝为伍,将篾丝化为时间的舞者,在纵横交错之中编织美丽与梦想,也给自己的生

周汉兵

沿着乡道公路,一路向前,绵延十多公里,漫山的竹林绵延起伏,绿波荡漾,宛如烟波浩渺的绿色海洋。

这是川北南充市高坪区斑竹乡的景象。川北农村多竹子,房前屋后、田坎地边、山上山下,都有郁郁葱葱的竹子,竹子也自然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被编织成席子、背篋、簸箕、箩筐、烘笼等生活用具。这种竹编技艺,无声地在一代一代人传递。人们称这种竹编匠人为篾匠。

在根深蒂固的记忆中,篾匠多是男人,女人很少。但如今在高坪区,却有一群女人,成百上千人,坚守着和传承着这门古老的指尖技艺,专职或兼职编织着竹生活用品、竹工艺品、竹编画等各种各样的竹器。

车到乡场口,一个竹编基地跃入眼帘。基地不气派,就是一排普普通通的农家房屋,门口挂着“农村妇女竹编学校”“残疾人竹编技术培训基地”“竹艺公司”等一大串招牌。

公路与房屋之间是一个宽敞的坝子,坝子里各式各样的竹灯笼筑得高高的。坝子里人来人往,都是前来送交竹器的村民。

人群中,一个中年妇女被村民包围着,村民热情地与她打着招呼:“万姐好”“万总好”。被村民喊着“万姐”“万总”的,是竹编基地的负责人。

万姐的家乡是有着“中国竹编艺术之乡”之称的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高中毕业后,万姐就进入当地一家竹编厂上班,练就了一身娴熟、精湛的竹编技艺。2009年,她受邀来到斑竹乡,创办了一家竹艺公司,开启了艰难的创业之路。没有工人,她就手把手培训;没有拳头产品,她就潜心研习;为了让更多留守妇女和残疾人能靠竹子脱贫致富,她成立竹编合作社;为了传承竹编这项非遗技艺,她创办传习所。终于,小小竹子实现了“七十二变”,竹编产品走出了乡村,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普普通通的竹子成了村民的“摇钱树”。万姐也相继收获了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南充十大新闻人物等荣誉。

“是什么力量让你这样执着坚守?”我努力向万姐找寻答案。

“曾经,看到竹子当成柴烧,看到农村留守妇女无所事事,我很心痛,我想改变这种窘况。”万姐始终为这个朴素的想法而奋斗,13年来,万姐和她的团队先后培训1000多名农村留守妇女熟练上岗,带动上万村民直接参与竹编生产。

基地的房子里,七八个妇女正在认真编织各种竹器。这些经过染色的竹片,在工人们手里翩翩起舞。只见她们编、插、穿、锁等各种技艺轮番施展,竹子实现华丽转身,一个个灯笼、一个个工艺品、一张张竹编画精彩呈现,简洁流畅、鲜艳明快、大方时尚。

万姐引领我来到房屋的一个角落,在一位竹编师面前停下。见有来人,女人抬起头来,微笑着看了看我们,算是打招呼,又继续埋头编织未完的画。

我有点儿好奇,这个竹编师有什么不同吗?万姐竖起了大拇指,并解释说:“这女子不简单!”

女子姓杨,是一个有言语障碍的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3岁时因为一场大病夺走了她的声音和听力。乡里当年开办第一期妇女竹编工艺培训班,她第一时间报了名,学习一段时间后,一幅2米左右的竹编画已大致成型,在她的巧手下,纤细的竹丝听活地“排列整齐”,几个图案清晰地映入眼眸。

说起这位妹妹,万姐感慨不已:当初她一窍不通,但不到半年就成为全能竹编师傅,从选竹、去青,到刻篾、剥层、抽丝,再到编织、装裱,30多道工序全部熟练掌握。为练就这技艺,哑女没少吃苦,没少费力,别人休息时她在练习,回到家里她还继续练习。为了编好一个个人物的面部表情,有时她通宵达旦。她用一年的时间独立编出竹编画《簪花仕女图》,和姐妹合作完成的《五牛图》惟妙惟肖,曾在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每块篾条一定要扎紧,不然成品会起包。”离这位有言语障碍的女子不远处,一位师傅正在指导学员。这位师傅是小马。

小马瘦瘦的,很文弱,但很干练。零基础起步,全能型成长,小马也走过了这样的历程。小马高中毕业后,南下深圳在一家服装厂打拼了4年多。当时她不忍多病的老母亲一个人孤独生活,毅然回乡,后来嫁到斑竹乡。当时恰逢竹编厂招收学员,她就成了竹编工人。十年磨砺成一剑,她现在不仅能编织各种生活用具数十种,而且能熟练编织一系列装饰品、字画、山水画等各种竹编工艺品。她编织的《隐形观音》等作品所用篾条如发丝,手法如针线,在省级展览中斩获众多奖项。

走出基地,沿着街道前行,纤手弄竹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街道两侧随处可见编织场面,乡场上留守妇女们早已成了习惯,忙完家务就忙竹编。她们用勤劳和智慧,编织出新颖精致的各式竹器,也将竹编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赋予了新的生机,让一件件浓缩自然之美的竹编制品飞入寻常百姓家。

一天天、一年年,岁月悄悄在她们的指尖缓缓流过,日子在她们的孜孜不倦中幸福流淌着。她们将篾丝化为时间的舞者,在纵横交错之中编织美丽与梦想,也给自己的生

竹片,在她们手里翩翩起舞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五)

『沉浸式』的战地体验